

肇嘉浜的变迁

27.51

上海人民出版社

肇嘉浜的变迁

本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625 字数 51,000

1976年3月第1版 197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71·191 定价: 0.17 元

毛主席语录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目 录

肇嘉浜的变迁	1
棚户血泪	3
人间地狱	4
棚户仇深	9
浜边怒涛	16
朝阳初升	22
迎亲人	22
镇压反革命	24
肇嘉浜换新貌	30
改天换地	36
沸腾的工地	37
破浪向前	40
战旗火红	45
大路朝阳	51
肇嘉浜人民在前进	54
新的征途	55
走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	59
合作医疗就是好	70
继续革命立新功	75

编后

肇嘉浜的变迁

同志，你到过肇嘉浜路吗？

这是一条闻名上海的林荫大道。它位于市区西南，宽六十米，长三千米。路中央是花木丛生，芳草如茵的街心花园。花园的两侧，是两条单向行车道，既平整又宽阔。

清晨，当朝阳喷薄而出的时候，肇嘉浜路显得特别绚丽多彩。在这儿，英姿飒爽的民兵队伍认真操练；白发苍苍的退休工人打拳散步；健康活泼的红小兵学武术，锻炼身体……

白天，是肇嘉浜路最紧张忙碌的时刻。在这儿，往返奔驰的卡车上，有支援农业第一线的水泵、农药、化肥，也有来自农村的农副业产品；有运往兄弟省市的机器设备，也有满载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输送到亚非拉的出口物资。肇嘉浜路呵，你为沟通城乡交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和支援第三世界的反霸斗争，作出了贡献！

看到这一切，人们禁不住脱口而出：“这是一条多么生气勃勃的大道呵！”然而，你可知道，在万恶的旧社会，这里却是一条著名的臭水浜，浜两岸的劳动人民，受尽煎熬……。弹指一挥，解放以来，二十六个年头又过去了。二十六年，在历史的长河里，是多么短暂的一瞬呵，而肇嘉浜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你要在这条大道上，找出那臭水浜的遗迹，谈何容易。你看：昔日穷人拣菜皮度日的小菜场，而今成了红砖

环绕，绿树成荫的煤矿设计院，昔日白骨累累的“化人滩”上，而今建起了设备新颖的毛巾厂……，这样的变化，在肇嘉浜路上是举不胜举的。

可是，你要是认真寻找一下，就会发现：白底黑字的路牌上，端端正正地写着“肇嘉浜路”四个大字。这不是分明在告诉你，这里有一段由浜变路的历史吗？横穿过肇嘉浜路的“大木桥路”、“小木桥路”，不正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架过一座座颤颤悠悠的破板桥吗？为什么要让路名保留往日的陈迹？要明白这些，请看这里——

人行道上，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工人正领着一队红小兵信步走来，他边走边给红小兵诉说着旧社会肇嘉浜人民的斑斑血泪；街心花园里，人们正用肇嘉浜变迁的事实，狠批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狠批安东尼奥尼一类反华小丑的无耻谰言。

现在我们明白了，肇嘉浜路呵，不仅是市区西南的交通枢纽，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无数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它是阶级教育的场所，是革命大批判的战场。在这里，青少年一代聆听着老一辈的忆苦思甜，反复领会伟大导师列宁关于“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谆谆教导。肇嘉浜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过去的，肇嘉浜人民也决不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他们正以革命的精神，冲天的干劲，要把肇嘉浜路建设得更加美丽。

此刻，你一定很想了解肇嘉浜路的巨大变迁了，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肇嘉浜演变的历史吧！

棚 户 血 泪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前，肇嘉浜还是条碧波荡漾的清水河。它宽三十米，深三、四米，上游与徐家汇一带水网相连，直通泗泾、七宝；下游在今天延安东路附近，注入黄浦江。在劳动人民的辛勤治理下，当年的肇嘉浜，河水清澈见底，两岸翠柳成行，蜿蜒而来，绵绵十八里，是市西南的主要河道。沿岸渔民划着“艖艖小船”，在浜上靠捕鱼捉蟹为生。

一八四三年，上海被辟为商埠，沦入了帝国主义的魔掌。从此，肇嘉浜从一条清水河逐渐变成了臭水浜。那时，帝国主义分子在沿浜开设工厂，将脏物废水尽排到浜里，使肇嘉浜受到严重污染。此外，在肇嘉浜上游，徐家汇一带的贝当路（即今天的衡山路），又有一大片高级住宅区——这是帝国主义冒险家和所谓高等华人居住的巢穴。在这里，他们把大量的生活污水向肇嘉浜倾注着，并将成堆的垃圾任意抛进浜里。就这样日积月累，河道淤浅，浜水变臭，小船通航也感到越来越困难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上海发动了军事进攻。以后，他们为了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就在肇嘉浜上游徐家汇一带断浜截流，修筑了战略公路。从此，肇嘉浜与泗泾、七宝不复相通，成了一条断头浜。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腐败，市政不修，肇嘉浜仍然是一条路人皆知的臭水浜。

这里，平潮时，浜水稠得象胶汁，黑得象柏油，水面上覆盖着残叶腐渣，漂浮着死猫烂狗，臭不可闻；涨潮时，黄浦江的水涌入浜内，污秽的浜水漫上岸来，成了一片汪洋，把整个肇嘉浜地区搞得乌天黑地。

这里，成了蚊蝇的孳生地。每年一过春末，蚊蝇成群，来势凶猛。人称这里是“天明白昼蝇飞舞，日暮黄昏蚊唱歌。”

肇嘉浜的腥臭、污秽、漆黑一片，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一手造成的，它记下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累累，又凝结着肇嘉浜人民的血泪斑斑。

人 间 地 狱

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时，许多贫苦农民忍受不了沉重的剥削和压迫，背井离乡，从苏北、山东等地来到上海。旧上海是剥削阶级的天堂，劳动人民的地狱。他们到了上海后，无处栖身，被迫来到肇嘉浜附近落脚谋生。他们在浜两岸搭起了不少“滚地龙”，形成了肇嘉浜地区最早的棚户。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占了上海，把闸北和南市烧成了一片焦土。这样，又有许多人被迫流落到肇嘉浜。浜两岸流离失所的人越来越多，蜂涌聚集了一大批新的棚户居民。这时，地面上已经搭满了“滚地龙”，他们只好在水上搭起了一间间“水上阁楼”。于是，肇嘉浜又成了上海最大的水上棚户区。在那黑暗的旧社会，不管是陆上棚户，还是水上棚户，都受尽了三座大山的压榨。肇嘉浜水啊日夜流，流不尽棚户居民的血泪仇！肇嘉浜人民只要

一谈起它，就有吐不完的苦水，诉不尽的冤仇！

“滚地龙”，是解放前棚户居民的普通“住房”。人们曾这样形容它：“破草棚，三尺高，走进走出要弯腰。”可是，在肇嘉浜的棚户区，却还有比“滚地龙”都不如的“水旁地室”。这是因为有的贫苦人家连支撑“滚地龙”的竹杆、芦席都买不起，只好在浜岸挖成一个“L”形的地洞，再在靠浜的洞口，弄点泥垒高些，作为“堤坝”，防止浜水漫进洞里，朝天那个洞口，则弄个草顶遮住，挡挡风雨。人们在这种“住宅”里生活，连“走进走出”都不可能，只好“爬进爬出”。如果遇到暴雨，就更有“灭顶之灾”。而肇嘉浜两岸竟有上百户人家蜷缩在这种洞穴里。

“艖艖船”是一种芦席作篷的小木船。那时，许多渔民划着这种小船逃荒来到上海，因无处落脚，就在这种摇晃不定的小木船上度日。天长日久，船漏得不行了，就拖上岸，变成旱船，仍以此为家。旱船年久失修，一遇雨天，雨从顶上落下来，水从船底漏进来，一天要舀好几次水，如果再碰上潮水漫上岸来，整个“屋”就泡在水里了。然而，在万恶的旧社会，许多肇嘉浜人民就是长期生活在这样的“水牢”里。

在肇嘉浜两岸，大量的的是搭在浜岸水面上的“水上阁楼”。“水上阁楼”阴暗、潮湿、破烂、拥挤。它一边筑在浜岸上，另一边则凌空架在水面上，用几根毛竹或木头插入浜底作为支柱。地板是搁在支架上的几块破旧木板。从缝隙往下望，黝黑的浜水，散发着扑鼻的臭味。

这样的“房屋”，不足以避风雨，也无从御寒暑，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受尽了折磨。姜小妹一家的遭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姜小妹和她丈夫，原在乡下租地主的山头，砍柴为生。抗

战胜利那年，地主把山头强行收回，他们被迫带着刚满周岁的女儿来到上海。当时上海的房租异常昂贵，十来平方米的亭子间，就要月租米五斗，还需预付顶金二石。姜小妹好不容易当上了临时工，很少的收入连糊口都困难，哪有钱租房住？一家人只好露宿街头，在弄堂口熬夜。弄堂口的生活是难熬的。大伏里，蚊蚋扑面，腊月里，北风刺骨，更有那些残暴凶横的伪警察，东钻西窜，对穷苦百姓，乱舞警棍，大施淫威。姜小妹一家也不知遭过多少次驱赶，挨过多少次毒打，没办法也只得来到肇嘉浜。这时，浜两岸早已布满“滚地龙”，只有浜沿上还有一些空地。于是，姜小妹借钱买了三张芦席和一些稻草、毛竹，在浜沿搭起一间低矮的“水上阁楼”。

一天晚上，姜小妹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家里，倒下身子就睡着了。忽然，“孩子他妈！孩子他妈”的叫声使她从睡梦中惊醒。她只觉得浑身冰凉，借着月光，才看见丈夫站在水中，不知所措。原来，肇嘉浜涨潮了，冰凉发臭的浜水已经漫进阁楼。姜小妹全家人半身都已浸在水里，只好爬上岸，坐在地上熬夜。从此，一遇涨潮，姜小妹全家就泡在水里，没法安身；遇到下暴雨或大潮汛，连岸上都是水，日子就更难熬了。

浜水刺骨，寒气侵肌，姜小妹来到肇嘉浜，没多久就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以后，还是几个工友知道了姜小妹的苦难，给她送来了一块门板，姜小妹一家人挤在宽不过三尺半，长不过五尺的门板上，熬到了解放。

象姜小妹这样的穷苦居民在肇嘉浜何止一家。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水上棚户”一下子激增到两千来户，约有八千多人。事实说明，国民党反动派

是这个人间地狱的制造者。正是他们，逼得广大劳动人民流离失所；又是他们，把劳动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

国民党反动派的恣意糟蹋，使肇嘉浜人民的生活环境十分恶劣。这里没有垃圾箱，也没有下水道，一年四季总是臭气冲天，成了疾病横行，瘟疫猖獗的鬼地方。国民党反动派只知搜刮、掠夺人民的血汗，每年向棚户居民征收什么“卫生捐”、“安全费”。可是在旧社会，有谁来过问过肇嘉浜的“卫生”，棚户居民的“安全”。饥寒交迫的棚户居民，在这种环境中生活，时刻有被病魔吞噬的危险。人力车夫老凌早晨拉车出门时，孩子还是好好的，可是晚上回家一看，大儿子已经笔直躺在地上。他和妻子含泪埋掉了大儿子。然而，一灾未息，一难又起。半夜里，老二、老三又接连全身痉挛，夫妻俩狠了狠心，想借了利滚利的印子钱，替孩子看病，但还未等到天明，孩子却都离开了人间。

象这样一天内死去几口的家庭，在肇嘉浜也是不足为奇的。当时流传着这样几句话：“小病硬挺，大病等死，碰到急性病，只有送进化人滩。”

棚户居民的生命没有丝毫保障，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终年担惊受怕。就拿台风来说吧：每年夏末秋初，台风夹着暴雨，铺天盖地袭来。台风掠过，多少破烂不堪的草棚被掀起棚顶，多少“滚地龙”被吹塌，再加上潮涨的浜水奔腾翻滚，推波助澜，一些本来摇摇欲坠的“水上阁楼”就整个倒在浜里。然而，人们都说，台风虽凶，反动派的压迫更狠。台风每年掳走了不少人的生命，可是哪一个不是和反动派的压迫直接关联？原大中华橡胶厂工人李洪熏的遭遇就是一例。

在天钥桥边的浜沿上，有一座破旧的“水上阁楼”，插在浜里的毛竹支柱久经浜水浸蚀，已经腐烂下陷，整个草棚向浜面倾斜，随时都有倒进浜里的危险。这里，居住着李洪熏父子两人。

一九四八年秋的一天，李洪熏正在厂里干活。下午，老李听见窗外飒飒作声，平地起了狂风，向窗外望去，只见枯草落叶满天飞扬，不一会儿，便灰尘蒙蒙，简直辨不出东西南北。老李心里一惊：家里的房子会不会被台风吹倒？看着呼啸的台风把厂里的工棚吹得东摇西晃，老李更是焦急不安，他想到自己四岁的孩子正睡在家里，要是房子倒塌下来……

看到李洪熏焦急的样子，工友们知道他是在担忧孩子，大伙关切地说：“李师傅，台风来得凶，你快回去看看。活，我们替你干了。”

“好吧，我去看看马上回来。”李洪熏感激地回答大家。

老李拔腿要走，迎面却碰上工头侯大雕。

“李洪熏，急急忙忙干什么去？”侯大雕刁着烟卷，阴阳怪气地说。

“想回家看看。”老李冷冷地回答。

“哦，口气倒不小，啥人允许的？”侯大雕拦住老李不让他走。侯大雕为人心狠手辣，工人们早就对他积满了仇恨，这时见他又在故意刁难人，不由怒火迸发都围了过来。侯大雕一看众怒难犯，便偷偷溜走了。

这时，李洪熏才匆匆忙忙离开车间，直奔家里。

路上，下起了瓢泼大雨，眼前是白茫茫一片。李洪熏深一脚浅一脚在泥泞路上狂奔，赶到家门口，只见支撑房屋的毛竹

已经折断，房屋倒塌，浜水涨上来，整个房子都淹没在水中。老李的心顿时紧张起来，他不顾一切跳入浜里，拨开芦席和篾竹片，抱出被压在屋里的孩子。

“孩子，你醒醒！孩子，……”老李抱着儿子，仰天呼叫，可是孩子再也听不到爸爸的声音了。就这样，吃人的旧社会夺去了老李唯一的亲人。

台风咆哮，草席纷飞，肇嘉浜到处都有倒塌的房屋，到处都有凄惨的呼喊。

李洪熏站在水中，心如刀割，仇恨满腔。要不是侯大雕无理阻拦，孩子说不定有救。现在，天灾人祸逼死了亲生骨肉，老李牙齿咬得嘎嘎作响，报仇的怒火在心头燃烧，一定要找侯大雕算账！

第二天，老李一早赶到工厂，可是，他已被老板以“聚众闹事，破坏厂规”的“罪名”开除了。

旧社会三座大山的压迫，使肇嘉浜人民饱尝了人间的辛酸。日复日，年复年，多少人在呻吟、在啜泣；多少人在怒吼、在叹息。然而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劳动人民的面前，到处是无边的火坑，到处是茫茫的苦海。他们四处颠簸，日夜奔走，想跳出这黑沉沉的人间地狱。可是，风里来，雨里走，黑夜沉沉没尽头。肇嘉浜人民终年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棚 户 仇 深

为什么旧社会黑夜沉沉无尽头？

为什么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尽欺凌当马牛？

冤有头，债有主，这是因为印把子、刀把子操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手里，三座大山压得劳动人民喘不过气来。那时的肇嘉浜，盘踞着形形色色的毒蛇猛兽，麇集着各种各样的乌龟王八，什么粪霸头、鱼霸头、盐霸头，什么徐阿龙、黑小虎、周三胡子、平阴五虎等等，这帮流氓恶霸和反动当局之间，臭味相投，互相结拜，狼狈为奸，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统治网，在肇嘉浜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作恶累累。

人们都说，在肇嘉浜地区“行路难”。肇嘉浜地区的路坎坎坷不平，泥泞难行，雨水水汪汪，晴天烂糟糟，人们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都得穿套鞋、草鞋。在这样的路上行走，确实不容易，可是肇嘉浜人民所说的“行路难”，还远不止这层意思。

一九四九年春的一天，贫苦居民齐永兴抱着孩子，在路上行走，忽然一辆自行车从身后撞来，把他和孩子一起撞倒在地。齐永兴扭头一看，只见一个身着西装的中年人从车上跳下来。那家伙跳下车后，把车子往旁边一停，瞪起三角眼，伸手就给齐永兴一巴掌，还破口大骂。齐永兴无辜受到车撞，现在又被狠击一掌，顿时怒火填胸，他扶起孩子，愤怒地斥问：“你凭什么打人！撞了人还骂街……”

“妈的，挡了老爷的路，冲了我的财气，打你还是便宜的呢！”

“乱撞了人还说人家挡道，真是蛮横无理……”

那三角眼被齐永兴一句话讲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没话可说，全靠仗势压人说：“他妈的，你这小子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跟老子到局里去，赔我的车子。”说罢，一把揪住齐永兴的衣服，硬把他拉到伪警察局。

到了伪警察局，三角眼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派司”晃了晃，一个伪警官连忙把他迎进屋里。不一会，走出一个伪警察，硬说齐永兴撞了三角眼的车子，要赔偿损失。齐永兴据理力争，可伪警察根本不容他分辩。明明是无理撞倒人，却还要索取赔偿，齐永兴气愤极了。事后一打听，才知道三角眼是国民党反动军官，在山西被人民解放军打垮了，逃到上海来和伪警察局长结成把兄弟，他仗着反动军警作后台，欺压百姓。

在肇嘉浜地区，除了残暴凶狠的“强龙”，还有为非作歹的“地头蛇”。这些“白相人”打听到棚户区中工人发薪的日子，便簇簇拥拥在路口、摆渡口坐等，吹胡子瞪眼地非要每人出两块钱才得通行。为了对付流氓的敲榨，工人们团结起来，互相照应。斜桥那个渡口“地头蛇”较多，大家就绕道从大木桥过河，一个人不行，就三五成群一起走。有一次，有个青年女工干完中班回家，因为身体不好，稍稍拉后了点，就被流氓拖去，抢了工资还遭污辱。等工友们闻讯赶到，这伙狗强盗早已逃散了。

这批流氓恶棍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胆大包天，一到风紧月黑之夜，更是肆无忌惮。居住在肇嘉浜两岸的劳动人民遭受了多少次敲榨、污辱和抢劫。真是：大白天走路，祸从天降；黑夜里回家，提心吊胆。在那豺狼当道的旧社会，哪有劳动人民的活路啊！

在肇嘉浜，别说是路，就是每一寸土也都捏在流氓恶霸的魔掌中，你要在那儿落脚，就得受他们欺压，还要送钱、送礼，稍有违抗又会大祸临头。就拿陈大妈来说：八岁那年，老家苏北遭旱灾，一家人划只小船逃荒来到上海。小船划进肇嘉浜，停靠在浜边，白天父母外出找活干，留下她和三岁的妹妹相依

为命，晚上一家人就在船上过夜。不久，船漏得厉害，父母便把小船拖上岸，准备定居下来。船拖上来没过三天，来了两个不三不四的人，一个短眉暴眼，身材枯瘦，穿一件香云纱大褂，手执一根棍子；另一个满脸横肉，袖子捋起，袒胸露怀，显出青龙刺花。两个家伙一前一后，来到小船跟前，那胖的就嚷开了：“哪个小子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边拔须，把船停到老爷的地盘上来了！”说着，“咯噔咯噔”跨上几步，抬起穿着大皮鞋的脚，把船上的东西踢得乱飞。八岁的孩子，她小嘴紧闭，两眼直冒怒火，两手紧紧抓住一块用来遮雨挡风的铁皮。谁知那流氓竟然向她的手踢来，顿时一双小手鲜血直流。这时，那瘦猴也赶上来，操起棍子在船上乱敲乱打，把小妹妹吓得嚎啕大哭。她一见妹妹哭了，也不顾两手钻心地痛，想去抱妹妹。可是，那瘦猴又飞起一脚，把妹妹从船头踢进船舱。她见妹妹被踢，心里一横，一头就向瘦猴撞去。瘦猴冷不防这一着，摔了个仰面朝天。这时，周围邻居都拥了上来，胖子一看人越聚越多，只好扶起瘦猴，恶狠狠地说：“好，等伊拉爷娘回来再算帐”，溜走了。

第二天，这帮流氓扬言要拆毁陈大妈家，除非送一份厚礼，否则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她父母一听，气得发颤。可势在人手，肉在虎口，在那黑暗的社会里，遭受不白之冤，又能向谁倾诉？

在肇嘉浜定居的贫苦居民，都要遭到欺压。流氓歹徒有反动政府撑腰，除了仗势欺人，污辱蹂躏，虐杀百姓外，还经常寻找借口，巧立名目，肆意榨取棚户居民的血汗。他们开口“三条”（香烟），闭口“两斗”（米），一年之中也不知要做多少次

寿，什么阳寿、阴寿，儿子做寿，老婆做寿，每次做寿都要穷人送礼。哪个不送，就闯下了大祸。流氓地痞的欺压，已经使棚户居民喘不过气来，可是你要知道，在肇嘉浜人民的头上，还有国民党反动军警。这些家伙也经常赤膊上阵，张牙舞爪，欺压肇嘉浜人民。他们以“妨碍公共卫生”、“妨碍公共安全”、“窝藏盗贼歹徒”，甚至说什么“有碍观瞻”等为借口，强行要居民拆迁棚户。这种暴行，反动政府名曰“取缔”。

薛小三家就曾经挨过三次“取缔”。薛小三是从苏北逃荒到上海的，一家人弄了点毛竹、席子、破麻袋在肇嘉浜边搭了半人高的一间草棚。薛小三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敲修路石子，十三岁的儿子替人家拉老虎塌车，一家人以此为生。

一天，在薛小三家附近停下一辆吉普车，车上跳下五、六个伪警察。一见这帮强盗，薛小三知道祸事要临门了：原来，前几天反动当局出了个布告，勒令棚户居民限期拆迁，今天限期已过，可是棚户居民团结一心，一家也没有拆迁。伪警察下车后，手执警棍，把居民们驱赶到一块空地。只见为首的伪警官唾沫飞溅：“上级有令，此处刁民拒不拆迁，今日限期已到，合当取缔！”居民们也听不懂他满口胡说些什么，只知道这帮黑狗要拆房子，都喊叫起来：“拆了房子叫我们住在哪儿？”“我们就是不拆……”听到人们愤怒的吼声，伪警察吓得不敢动手，只好悻悻而归。

第二天，大雨瓢泼，伪警察趁狂风暴雨之机，身穿雨衣偷偷地来了。伪警察跳下车，手里提着锯子、绳索。在伪警官的指挥下，几个伪警察拿起锯子就锯，“咔咔”一声响，几根支撑草棚的毛竹被锯断了。这天，薛小三正好在家，他一看着了急，